

聖若望鮑思高的



神修指導

I - 鮑思高神父給予青少年
神修指導的特性

作者：Aldo Giraudó

翻譯：陳少楨



當我們從青少年神修陪伴的角度去研究鮑思高神父這位教育家，我們會漸漸開始發現到他的態度、教育方法和內容，跟他那些神修指導的特質是難以分割的。

在本論文的第一部份，我首先會就鮑思高神父的教育使命和他在神修陪伴青少年的做法這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作出一些反思，繼而談論其如何影響慈幼會士的培育。





鮑思高神父在 1 慈幼教育氛圍中的神修陪伴

我們是怎樣發現鮑思高神父實踐和教授神修陪伴的模式及特點呢？我們是打從三方面著眼觀察這位聖人教育家：在他的教育工作中，在慶禮院整體的培育氛圍中，以及他如何和青少年交往的方式。

1 身為一位牧民教育者，鮑思高神父的行動並不只局限於傳統禮儀（講道、教理講授、修和聖事及感恩祭）或接觸個別青少年。他眼前的目標就是要營造一種教育環境，一個組織完善的環境，重視培育的要求和人際間的互動。在這氛圍中，鮑思高神父致力招攬及陪伴青少年及年青人，讓他們能在基督徒的培育過程中接受一個全人的教育，逐漸為天主所贏得。在慶禮院以及其他慈幼會的事業中，教育者和青少年在一個清晰指定的教育牧民團體內相遇。

在此全人的培育環境下，陪伴並不單只在日常對話和舉行聖事時才出現，而是要聯同和結合其他培育元素。這種陪伴是絕對跟整個教育過程和他們各式各樣的生活節奏同步的。按鮑思高神父的願景和他心目中的團體模式，陪伴者及受陪伴者每天在不同的輕鬆環境中也可常常交談，一起工作和耍樂，在相知相交中產生深厚的友誼，繼而令雙方開放自我，促進互賴互信互助。

神修父職是由教育父職伸展出來的，它能從雙方的學習過程、全情投入、愛心表現、互相了解和共融等元素中獲得益處。對每位年青人而言，鮑思高神父是一位告解神師和神

修導師，同時亦是一位關愛、支持、循循善誘和勉勵他為團體及在日常職責上盡力而為的良師益友。在此學習階段，與這位年青人為伴的還有團體的管理員、培育者及年青前輩，他們均可以同心同德，分享著相同的道德標準和靈性價值觀，並能互相進行激勵性和建設性的交流。

鑑於鮑思高神父的教育願景和實踐，我們需要肯定他所提倡為教育青少年的一切教育法，均以「基督徒方式的教育」去實行。故此，他的教育事務、他對受教者慈父般的關懷和友善仁愛的態度不應只視為一般輔助式教學法的幅度：他付諸的行動能產生一種培育的陪伴，並在神修陪伴上發揮至最高境界。倘若預防教育法失去這種正面因素，它只會變成一種普通的社會服務，淪為一種所謂有效的教育實踐的倡議。這做法令這教育法整體上失去那些重要的元素，使我們不易掌握到鮑思高神父教育法歷來所取得的美滿成果，更可惜的是打從一開始，便削弱了鮑思高神父所啟發的高效教育體驗。從成全基督徒的角度來說，神修陪伴是慈幼教學法一個重要及不可或缺的元素。

2. 聖鮑思高和青少年之間的陪伴有不同的方式及層次：他於周日進行的感恩祭和修和聖事中與慶禮院的青少年建立友誼是一種特定的模式。而與跟他著意和那些日夜留在教育團體寄宿的青少年所建立的關係大相逕庭。為了替這批正在接受培育的青年進行聖召辨別，鮑思高神父對他們有更深入和徹底的了解。鮑思高神父與那些決定跟獻身慈幼會使命的青年培養出極深厚和互相信賴的靈性友誼。因此，鮑思高神父儼如他們忠誠的「心靈摯友」，不斷致力營造一個讓神父和



青少年能夠密切及坦誠交流的環境，特別是在修和聖事中更能建立深入友誼和獲得更豐富的成果。

總而言之，我們知道由於鮑思高神父教育法的特色是源自一股強烈的傳教動力，這教育法並不存在精英式或具選擇性的。只要情況許可，鮑思高神父會接觸所有不拘背景的青少年，打從最貧苦和被遺棄的開始，以至那些活在絕望中和危險中的青年、以及那些離經背道之徒，他給他們個別度身訂定一個循序漸進的培育計劃，從而帶領他們每一位重返天主懷抱。鮑思高神父旨在打造朝氣勃勃、親切友愛的團體，在富同理心的教育者（慈幼會管理員）（salesian assistance）的陪伴下，令青少年可在當中和諧共處，並產生互信互賴的友誼關係。鮑思高神父旨在贏取青年的心。故此，他使用不同的溝通方式、語言和經驗，令受培育者一方面覺得慶禮院或慈幼式臨在是他們的家而感到快樂，在另一方面又使他們可以領悟到基督召請的喜樂和吸引力，從而強化他們「脫離魔鬼誘惑」¹的渴求，「把自己奉獻給天主」以便向成全之路邁進。

3. 除此之外，從這方面來說，鮑思高神父的培育模式和方法中的預防幅度，無論在保存方面或在推動方面都是重要的。有慈幼會歷史文獻記載著，鮑思高神父所陸續收容的青少年，在年紀方面愈來愈年輕化。在慶禮院成立初期（1843 至 1849 年），鮑思高神父逢瞻禮日帶回慶禮院的年輕工人的年齡界乎十四至二十歲。但自 1850 年起，慶禮院內大部份的孩童和少年只有十一至十五歲。這現象並非只關乎社會因素（雖然當時也有其他組織體制吸納了年紀較長的

.....
1 Cfr. G. BOSCO, Cenno biografico sul giovanetto Magone Michele allievo dell' Orat. di S. Franc. di Sales. Seconda edizione accresciuta, Torino, Tip. dell' Orat. di S. Franc. di Sales 1866, 18.

年青人），而是由於鮑思高神父在累積了多年培育經驗後，明白到神修方面的預防更為重要，故此這是經他深思熟慮後才作出的抉擇。他逐漸取得的結論就是在培育年青人的過程中愈早開始加入神修陪伴，他們在基督徒的培育上愈見堅定和持久。鮑思高神父跟眾多同儕一起發現由於孩童和少年較易受感化，故此在他們那時的培育階段輔以充份的神修陪伴愈發重要。這批少年會毫無保留地奉獻自己，在思想方面容易被薰陶，對聖神的恩寵持有正面的開放態度，繼而由衷地皈依天主；他們會忠於洗禮的承諾、熱切地履行教友的本份，並在聖神的引領下向天主打開心扉和領受祂的聖寵。也許鮑思高神父有一天會這樣說道：「假如我要培育一個未滿十四歲的男孩，我可以把他塑造成為我心目中任何一個模樣。」² 鮑思高神父的確幫助孩童和少年取得極之出人意表的神修成果。道明沙維豪（Dominic Savio），彌格·馬高聳（Michael Magone）及方濟·貝素高（Francis Besucco）等青年均是經此方法培育成材的代表人物。同樣地，從最忠心耿耿地追隨鮑思高神父的盧華（Rua），賈列勞（Cagliero），范濟夏（Francesia），包迺底（Bonetti）及其他學生的身上，均可見到鮑思高神父亦把他們的心收服並轉化過來。此正因他們自幼便感受到鮑思高神父真摯的友情，並受過周詳和有效的神修陪伴方式的培育。在鮑思高神父著作的方濟·貝素高傳中，他對「祈禱的精神」寫下這樣的見解：「若孩童曾學習祈禱和喜愛它，他是多麼的幸運，並可藉著祈禱打開了神聖福樂的泉源。方濟·貝素高是幸運的孩子。方濟童年時便得到父母的協助、老師的關愛和本堂神父的特別幫助，在方濟身上得到了預期的結果。」³

.....
2 G. ALBERTOTTI, Chi era Don Bosco ossia biografia fisio-psico-patologica di Don Bosco scritta dal suo medico Dott. Albertotti, pubblicata dal figlio, Genova, Poligrafica San Giorgio 1929, 13-14.

3 G. BOSCO, Il pastorello delle Alpi ovvero vita del giovane Besucco Francesco d'Argentera. Edizione seconda, Torino, Tipografia e Libreria salesiana 1878,

在教會歷史上，鮑思高神父在一眾偉大而具感染力的神修導師當中，可算是最明確地將自己奉獻給孩童和少年的神師。他所成全的神修陪伴教育法和為青少年所創辦的神修教育學派，均在慈幼會內外引起歷來極大的迴響。然而到了今天，慈幼會所給人的印象是已把鮑思高神父這套神修培育法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4. 為了加強成效，這個早於孩童和少年時便開始為他們打好神修基礎的教育程序，當然需要加上一種周詳的陪伴方式。這種教育法之所以能夠達到既周詳又見效的成果，實在是歸功於告解神師與青少年之間在多年來所培養出來的深厚了解和神修上的默契，加上青少年以成員身份在慈幼會內優良的教育氛圍中生活和獲得積極參與的角色。因此，鮑思高神父希望那些意識到被委以培育重任的教育團體，能認真地體會到青少年的需求和熱熾的心靈而作出適當的回應。他希望慈幼會士可以親身臨在，以身作則，完全把一己奉獻給天主，成為備受尊重、開明、富耐心和意志堅定的熱心培育者。他堅持要他們注重培育的細節，在高度自由的氣氛中向青少年施教時採用多元化的教育模式。鮑思高神父提醒他們必須時常心懷美德，以及相信聖寵滿載的人生必會帶來喜樂。他鼓勵所有受培育的青少年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從而展開神修之旅。青少年之所以有繼續學習的上進心和接受聖神的引領，皆因融匯了聖神在他們內心所引發的動力和教育者願意對他們投誠的承諾，激勵性的學習氛圍，陪伴者的良好榜樣，若干獨特體驗（如避靜、週年退省、聚會等等）的質素以及青少年參與時的深入程度。

在現階段，我們明白到相對於那種能促進師生間開心見誠地相處的經典神修指導，現行的教育法在多方面仍相差一段距離。成功的關鍵在於這種富挑戰性的教育環境當中，必須有一位致力尋找羊群的熱心牧民教育者，可以運用不同的方法與青少年培養深厚和友好的關係，以確保這一切悉心的安排會令他們推心至腹地追求神修生活。

直至最近為止，慈幼會在傳統上仍一直承行這整套教育法。在過去的百餘年裡，以神修陪伴培育孩童和青少年向來是獲慈幼會優先採用的培育模式，其被重視程度之高可見於慈幼會特別派遣一位專門負責這工作的會友——宗教教育主任到旗下的每一間培育學院。每位宗教教育主任均是按他人性和宗徒素質嚴格地選拔出來的。他的使命是協同院長在團體中履行神修領導及人性培育過程的職務。他必須對培育環境內的道德行止保持警覺性，同時又要確保促進青少年依照基督徒方式生活的培育活動安排得宜：教理講授、祈禱、聖事、瞻禮準備、每月退省及週年退省。每位宗教教育主任有責任推動和保證各善會組織所採用的培育法均符合慈幼會訂定的標準。他亦需要騰出時間與個別學生交談，給他們建議合適的書籍作默想和神修閱讀之用，並特別關顧那些具有聖召的學生。我們這群在 1971 年前於慈幼會接受培育的青少年之所能夠親身體驗神修陪伴法的效益，實在有賴宗教教育主任的關顧，幸運地踏上神修之旅，從而感受到默想和祈禱的樂趣，進而採取欣然接受慈幼會聖召的抉擇。

5. 慈幼會在 1971 年召開了全會代表非常大會後，於 1972 修訂了會憲及會規，我們可以見到那種權力集中於修會領導人的傳統管理模式已消失了。修會當時以更新牧民而打著「果斷和徹底地作出全方位改革」的旗號，把牧民培育的責任交給教育團體，讓修道及在俗的教育者、青少年

和家庭，透過推動周年教育牧民計劃及評估共同去肩負這份責任；而不再有事業中的負責人。因此，那套由修會指派給各地慈幼會採用、有具體制度性職份的教育牧民綜合計劃亦隨著消失了；牧民教育從而「分散」到地方層面作為主導。根據全會代表非常大會的決議和相關文件，修會只提供具啟迪性而不含細節的培育原則，建議教育牧民課題以及頒佈原則性的聲明。在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發現這批文檔有助我們解讀當時真實的情況和背後的誠意，亦能體會到某些帶有若干抽象性質的「運作指南」。我們大可以打量一下整個形勢，冷靜地去理解我們的傳統教育制度和其表達方式，在那些方面被認為不合時宜和過於嚴謹。然而，在棄用這些職份之後，卻未有具實質的領導人和培育程序足以取而代之，而使培育體驗可以回復往昔的牧民活力和感染力。

因此，我相信重新給予青少年更多牧民關顧、把神修陪伴再度納入有系統的基督徒培育法是相當重要的說法是不足夠的；只提供神修指導的講座、資深導師和工作坊也是不足夠的。我們需要反思，那些被選在教育牧民團體負責的人士如何履行他們的職務和安排時間；他們採用的施教形式和重整旗鼓的意志。而這一切均有賴修會作出管治的抉擇、重新制訂會院的架構和規則，以及清晰地把所有職務作出定義。否則，這一切都會變成不大可能實現的善意勸喻，到頭來令慈幼會士只憑一己的意志和領悟力，各自走出去找尋其他資源和牧民渠道，從而令自己接受慈幼會正式培育過程和節奏以外的牧民培育模式。在這些年間，令我們稍感安慰但同時感到驚訝的是我們見到一些熱心會友和修女在慈幼會以外，顯明又自發，且感到責無旁貸地開辦祈禱學校，推動培育小組或運動，創立中心供神修、靜修和默想團體之用。

重點綜合：

- 一) 在一個完整的培育氛圍和教育過程中，鮑思高神父所倡導的青年神修陪伴旨在配合他們的「基督徒教育」，亦屬整套互動式培育法中的必然部份；而神修父職則是由教育父職所伸展出來的。
- 二) 鮑思高神父所建議的神修陪伴有不同的方式和層次，需視乎個別青少年的意向和處境而定；在整個培育過程中最重要的時刻是修和聖事，目的在於令所有青少年歸依天主而成為滿全的基督徒。
- 三) 神修指導持有一定的預防性質，在採用於年幼的孩童培育上可以得到出人意表的成果。
- 四) 多得告解神師/ 神師與青少年早期所培養的深厚關係、慈幼會內優質的教育氛圍以及青少年得到積極參與的機會，激發起學生的上進心在整個成長過程中接受培育。這一切成果需要賦有意識和熱忱去推動教育的團體、一群獻身和臨在的慈幼會士、多元的培育計劃，以及運用引人入勝的方式來展示何謂神修生活。鮑思高神父已就這方面的願景界定了清晰的職務和培育承諾。在第二十屆慈幼會全會代表非常大會召開後，鮑思高神父的培育法便由其他模式所取代。
- 五) 我們今天需要打量現在的情況：只憑勸喻是不足夠的，最需要的是制訂決策付諸實行！



神修陪伴者和 受陪伴者的態度

我們可以說據鮑思高神父的理解，神修陪伴是慈幼會士指導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聖方濟沙雷氏在「入德之門」（又名「成聖捷徑」）一書的著者序中，曾多次用了指導（assistance）這個詞語來申明何謂稱職的神師；他稱這位神師為「傳導者」（conducteur）及「忠實的朋友」，有時又稱他為「嚮導」及「守護天使」。這神師就是那位負責開路和引領（conducts），警醒，輔導，說教，指導，審察，矯正，治癒，安撫，保護（preservare）受陪伴者免受傷害和鞏固（consolidare）他良善的本性。他的職份並不止於培養普通友誼或進行輔導工作，而是在於分享他本人那份熱切回應聖召的經驗，用作理據來打動被他陪伴的青少年，令他堅定地成長，心悅誠服及以神修喜悅去持續內心的探索旅程。我們由此發現到聖方濟沙雷氏的培育理念，與鮑思高神父所提出的陪伴模式有莫大的共通點。

1. 正如有關預防教育法的記載所概述，慈幼會教育者的特質與神修陪伴者的態度相當吻合。我們故此值得從神修陪伴的角度重溫相關的文本。鮑思高神父曾說道：只有在教育者對自己的使命充滿熱忱的情況下，培育的成果才能得到保證；他「是那位為學生福祉而作奉獻的人，故此為求成全這個使命，他應該作好準備去面對任何困難以及滿足任何要求。」院長和他的助手需「以鍾愛的父親般去與（青少年）交談，時刻領導他們和給予輔導，以愛心去矯正他們的過失。」他們的行為和態度均受基督的愛德所啓迪，即需

「待人溫良和忍耐，凡事包容，事事懷有希望，及忍受任何困苦」，「故此，院長應該為自己的學生作出奉獻，應該絕對專注地奉行他的使命，並時刻與他們在一起。」教育者這樣做便可「贏得」他們的心，「可以對他們施以重大的影響力，藉此便能夠提點、輔導和矯正他們。」⁴ 慈幼會培育者和青少年之間所建立的關係，應該銘刻著「最深厚的友誼 (cordialita)」，因為「親切感產生愛，而愛產生信心。在此基礎上，青少年才會放開懷抱，毫無畏懼和保留地表白自己 […]

，無論是辦告解或以外與別人的交往，他們也同樣坦誠，而對於出自他們明知愛護自己的教育者的所有要求，亦隨時準備敞開心扉去接受和服從。」不過，師生之間的親切感「尤其是在課餘活動進行中」⁵ 更容易培養和成全。

「耶穌基督不惜紆尊降貴地與卑微的人共處和忍受我們的軟弱。他在一切善行上是我們的師傅。一位只在課堂上授課的老師極其量只是一位教師，但如果他也參與學生的課外活動，他便能與學生發展到情如手足的感情。任何只顧站立在講台上說教的人，只可算是在不節不扣地履行教師職務，但如果他能在課外活動對學生說些善意的話，他的說話便可成為愛德的善言。在玩耍時聽到有人在耳邊低聲說些善言而皈依天主的青少年不計其數。人是當自己知道被愛才懂得以愛作為回報，而任何一個有愛心的人辦起事來必會從心所欲，尤其是在贏取青少年的心的時候。這份信念在師生之間儼如一度電流，使青少年開懷地說出他的需要和弱點。這份愛心令神長們能夠容忍那些帶給他們疲倦、煩躁和麻煩、又忘恩負義的青少年。耶穌基督沒有粉碎疼傷的蘆葦，或熄滅悶燒的亞麻。祂就是你的模範 […]

4 G. BOSCO, Il sistema preventivo nell'educazione della gioventu, in P. BRAIDO (ed.), Don Bosco educatore. Scritti e testimonianze, Roma, LAS 1997, 258-266.

5 G. BOSCO, Due lettere da Roma, 10 maggio 1884, in BRAIDO (ed.), Don Bosco educatore, 378 e 384.

份真愛，除卻天主的光榮和靈魂的美善，我們再不假外求了。」⁶

對鮑思高神父而言，此友善和慈父般的臨在是慈幼會牧民模式之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在《母院史》一書中，他提及過自己在新堡（Castelnuovo）被司鐸冷待後的反應。⁷ 在神學院中的資深神長也有同樣的行為。他們就算認為自己愛護他，卻仍是不足以令他感到滿意：「不知有多少次，我很想跟他們談話，向他們請教，要求一個意見，解釋一個疑難。」可是那些司鐸總是非常嚴肅和疏遠，這樣的事日益燃起鮑思高神父的心願，「渴望早日成為一位司鐸，好能置身在兒童群中，照顧他們，隨時供應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滿足他們的願望。」⁸

2. 從《母院史》，我們亦可以見到鮑思高神父認為那些態度是 [神修] 陪伴的理想模式之特質。他透過生平遇過的一些重要人物，和自己跟他們交往的體現來把這些特質暗示出來。他首先敘述他母親給他的神修指導：他跟自己母親上了宗教的第一課，她教導他祈禱和悉心地陪伴他辦第一次告解和領聖體。他形容母親所扮演的培育角色時，強調她就是一位個人神修指導的例子。我們這裏有一個涉及母子關係的教育模範，當中的母親用理智、宗教和仁愛跟兒子作深入的交流，從而把自己的想法傳達到兒子的思緒、心坎和良知。

6 BOSCO, *Due lettere da Roma*, 385.

7 《Se io fossi prete, vorrei fare diversamente; vorrei avvicinarmi ai fanciulli, vorrei dire loro delle buone parole, dare dei buoni consigli》，G. BOSCO, *Memorie dell' Oratorio di san Francesco di Sales dal 1815 al 1855, Saggio introduttivo e note storiche a cura di A. Giraudo*, Roma, LAS 2011, 75.

8 BOSCO, *Memorie*, 105.

鮑思高神父邊寫邊憶述母親在他十一歲時給他細心照顧：「我母親用好幾天的時間，設法照顧我，在四旬期內，她三次帶我去辦告解。她再三告訴我說：『我的小若望，天主給你預備著一樣大禮物；可是，你要好好地準備自己，去辦告解，不得隱瞞甚麼。你應該把一切都老實告明，也要痛悔一切的罪過，向天主許下以後要做個更好的孩子。』【…】在家裡，她叫我祈禱，看一本好書，又給我一些忠告。她是一位明慧的賢母，知道給自己的兒女，找到那些最適合的善言勸告。同一天的黃昏，她除了給我許多教訓外，一再重覆這些話：『可愛的孩子！今天是你的一個重大日子。深信天主已經實在佔有了你整個心。現在你應許祂吧！要盡力做一個好人，直到你生命的最後一天。從今以後，應該勤領聖體；可是，你得小心千萬不要犯褻聖的事。在辦告解的時候，常要告明一切，常常聽命，應該喜歡去聽講要理和道理。可是，為了愛天主，要躲避那些說粗話的人，好像躲避瘟疫一樣。』我把我虔誠的母親的忠告謹記在心，並設法予以實行。我覺得，從那天起，我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尤其是關於聽命和服從別人方面；以前我覺得自己很討厭這樣的事；誰若命我做甚麼，或給我甚麼忠告，我總是對他表示我自己幼稚的主張。」⁹

對於麗達媽媽這種做法，我們經常遇到的異議是它屬「宗教教育」多於「神修陪伴」。可是，從鮑思高神父所寫行傳中的文章脈絡、所述故事之目的和讀者，我們可以看出他有意無意間傾向確定那些教育時刻在他心目中是確切和恰當的神修啟蒙。慈母給他的幫助被視為神修陪伴的第一個重要時刻。事實上，鮑思高神父的培育過程中已由教學法的藝術轉移至神修神秘經驗和個人見證。在《母院史》一書

.....
9 BOSCO, Memorie, 68-69.

中，麗達成為家庭牧職的象徵人物，最後更被認定為慶禮院內培育模式的啟迪之源。

3. 及後，在若望剛踏入青少年期時，他遇上「慈父心腸」的賈勞束神父（Don Calosso），從而在若望的屬神生命中，對他的神修進度大有幫助。這位老神父讓若望認識到內在生命的活力。當我們閱讀若望憶述他和老神父的相遇和交談內容，我們很快便會聯想起鮑思高神父跟青少年在無數的交談中：用他尤其親切的態度對待他們，並培養出一種相向的融洽關係，令他們坦誠地打開心扉。鮑思高神父非常重視那維繫他和賈勞束神父具教育的友誼所帶來的正面效果，和它所象徵的價值：

「我就很快把自己託付在賈勞束神父的手中 [···]。我使他徹底地認識我。我把自己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思想，每一個行動，都立刻告訴了他。這使他很高興；因為，這樣，他才能實在指導我有關精神和物質方面的事。那時我才知道，有一位固定的指導神師，一位忠實的靈魂之友，有甚麼意義。以前我從未有過一個這樣的人。」¹⁰

那位老神父以牧民心腸走近青少年的行為表現，對他們關懷備至，逐漸令雙方發展出一份深厚的父子關係。徒弟對師傅所產生的信任足令他們向他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準備服從。我們在這裏可以察覺到一些神修陪伴的傳統特質。從而幫助我們捕捉到賈勞束神父對待青少年的慈父態度和給予若望心靈的培育體驗：「從那時起，我開始嘗到了神修生活的滋味，因為以前我只是物質地做事，好像一架機器那樣，根本不知道為甚麼要那樣做。」¹¹ 他經歷一種屬神的重

10 BOSCO, Memorie, 71.

11 Ibid.

生去活化內在的良知。父親慷慨為懷和兒子被愛的感覺，令生命活力穿梭於父子之間，令他們的內心從中獲得一種在主內重生的深奧體驗。在若望十四至十五歲時，他獲得鼓勵去作自我內在的探究，讓他能夠「品嚐」屬神人生的美善和喜樂。這種結伴同行當中有教導、矯正和鼓勵的成份，亦即某類教育關係的典型模式：「在種種指導我實行的事之間，他首先立刻禁止我當時慣常實行的、不適宜於我年齡和處境的刻苦神工，卻鼓勵我勤領聖體和告解聖事，且教我每天稍行短暫的默想，或者更好說，讀一些聖書。」¹² 這不單只是有關天主、德行或倫理上的簡單教理，而是讓年青人朝向一種更有生氣和熱熾的信仰。他會幫助青少年對本身和內心深處的慾念更具自覺性，可以更持續地淨化自己，朝向和歸依天主。青少年從這一切得到滿足、喜樂、啟迪和對人生感到快樂的嶄新體驗。

4. 鮑思高神父認為，一個人的外表形象和他與年青人建立關係時的表達方式，均是相當重要的。一位名為若望·包萊（Borel）的神學博士在《母院史》中扮演的角色，觀其建立關係的形式，充滿同情和喜悅的心神，兼備內涵和同人溝通的意願，他實在堪當一位慈幼會士的模範：「他在祭衣房裏時，態度愉快，談話輕鬆，通常帶有一些倫理的思想。我看見他在彌撒前的準備，彌撒後的感恩，以及奉獻聖祭時的舉動和熱誠，立刻覺得，那是一位稱職的司鐸。[…] 他一開始講道，聽眾立即激賞他平易的措詞，生動的敘述，明顯的語意，以及每一句說話裏所表現的熱烈的愛火。」結果是「大家都爭先前往他那裏去辦告解，向他請教有關聖召的問題，希望得到一些留念的特別贈言。我也願意同他談論我靈魂的事。」¹³

.....
12 Ibid.

13 BOSCO, Memorie, 116.

5. 在道明沙維豪、彌格馬高聳和方濟貝素高的小傳裏，我們見到為了準備他們神修陪伴所用的方法當中一些有趣之處。打從跟他第一次相遇，鮑思高神父孕育了他們之間的培育關係之溫床，與青少年建立充滿關愛的溝通渠道。他以聰慧和直覺的方式，並善用心理的成長過程去幫助他們擺脫偏見和猜疑，好讓他們創造空間來容納信任（confidenza）和同理心。鮑思高神父推動一種令對方獲得肯定的對話，讓自己能更瞭解每個人。他對每個人背後的故事、狀況、性格和志向均感興趣；也盡心去瞭解其渴求和需要。他鼓勵年青人去提高對事物的關顧和更能明察世事的意義。最後，他把自己奉獻給年青人，全力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和滿足他們的渴求。鮑思高神父這樣做使年青人感得到別人對自己的瞭解，更能接受、愛護和支持自己，在他們內在萌起一種由衷的知恩，信任，並冀求摒除過去的惡習而投進這教育體驗之中。

自然而然，當年青人感受到慶禮院的氛圍：內容豐富的培育計劃、和諧的人際關係，朝氣蓬勃和可以抒發己見的自由環境，他們便能夠逐漸找回自我、潛伏內心的光暗面、需要和渴求，就如我們從彌格馬高聳的人生寫照中所發現的情況。他信任亦師亦友的老師之程度足令他打開自己的心，毫不抗拒地讓自己作出更深遠奉獻的準備。陪伴者繼而可以揭開年青人的內心世界，指引他們找到出路和應走的旅程，促使他們摒除雜念而令靈魂昇華至一個順應天主聖召的境界。那三位年青人的小傳，跟鮑思高神父所記述關於自己與賈勞束神父的友誼同出一轍，同樣勾劃出這些年輕人重新端視現實的珍貴時刻。他們過往的平凡生活或只是機械式地衍生的價值觀和經驗，到現在才有了新的意義。透過這樣的引導，年輕人便立刻歡欣地踏上神修之旅。

以彌格馬高聳為例，憑他在辦完一次總告解後便改變了他的感覺和舉止之描述，便足以證明鮑思高神父給他施以神修指導之功效。在彌格馬高聳進入華度角的首月內，他雖然恆常地完成日常的工作，但卻欠了一份熱忱。他正如鮑思高神父所形容的心不在焉：「他初到的幾天，覺得這裏除了遊戲以外，沒有甚麼有趣的。唱歌、叫喊、奔跑、跳躍、喧鬧才滿足他活潑的性子。」¹⁴ 但是，當友誼和良伴開始陸續出現，生活環境中充滿寶貴勸言，眼見其他年青人是何等重視道德和可靠，他的心境逐漸醒覺過來，使他處於不安的危機。然而，在鮑思高神父的悉心陪伴下，彌格馬高聳得到鼓勵而改變了自己的心。¹⁵ 他就此擺脫了從前令他沮喪和迷糊的罪惡感，發現基督徒對罪行的理解和天主的垂憐。他決定「和魔鬼絕交」。藉著向天主無私的奉獻，愛心驅除了恐懼。他發覺自己快樂和自在地走進神修生活的境界。鮑思高神父清楚地形容這位年輕人所感應到的平安，喜樂的經驗和內心自若的美果。就從那刻開始，他在現實生活中的一切體驗都有了嶄新的亮點和意義。那是一種對自己和人生的改觀。彌格在遊戲時依然活躍之餘，他亦是第一個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且更細心和落力地服務同伴。¹⁶ 鮑思高神父表示彌格改過自新的態度是如何孕育的：「活潑信德的精神」，「可作楷模的關愛精神」，「所有虔誠態度的昇華」，活在記憶和熱忱—天主的愛已佔據並改變了他的心。¹⁷ 在彌格踏出這決定性的第一步之後，他神修生活的體驗從而展開了；而這過程有如重溫受洗時的情況。

.....
14 G. BOSCO, Cenzo biografico sul giovanetto Magone Michele allievo dell' Oratorio di S. Francesco di Sales, Torino, Tip. G.B. Paravia e Comp., 1861, 15.

15 Cf. BOSCO, Cenzo biografico sul giovanetto Magone Michele, 16-24.

16 Cf. *Ibid.*, 33-39.

17 *Ibid.*, 29.

6. 鮑思高神父在這三位年輕人的小傳中，明確地指出那些態度能夠令神修陪伴關係產生完滿的結果。在鮑思高神父心目中，他相當堅持為年輕人揀選一個「忠心屬靈朋友」的重要性，並能與他們建立「親子般信任」（*filial confidenza*）的關係。由於他認為這可算作他的教育體驗的元素，故不惜重複指出這一點。提到有關修和聖事時，鮑思高神父指向由穩重關係組成的氛圍。他在彌格馬高聳傳這樣寫道：「我的青年們，你們要記住神師是一位慈父，他熱切盼望你們得到最大的益處，並設法使各種罪惡遠離你們。[……] 我向你們保證，你們越是誠實告明和信賴他，增加他對你們的信心，那麼他更能給予你們最要緊並適合你們靈魂的忠告和勸喻。[……] 我對你們說這段話，好使你們永遠不要受魔鬼的欺騙——在告解時，不要因害羞而不告明自己的罪。」¹⁸ 這才是第一步；然而鮑思高神父意圖把教育者、告解神師和神修導師分清其角色。基於這個理由，他非常堅持信任（*confidenzialita*）在這種關係的重要性：「你們要定時去見告解神師，為他祈禱，聽從他的勸告。若選定了一位明白你們靈魂上的需要，並能給予適當幫助的告解神師，那麼，除非有一些重大的原因，你們毋須再找另一位告解神師了。直至你們選定一位你們完全信賴的固定告解神師，你們總會缺少一位為你們靈魂有益的朋友。」¹⁹

這裏有幾句話給為青年服務的告解神師：邀請你們「慈愛地接納」前來辦告解的青少年，幫助他們「打開他們的心」，務必勸「他們勤辦告解」，盡心盡力「好使他們實行你所提示的勸告」；「慈祥地」糾正他們，但切勿責備他們。這位告解神師將會憑自己的經驗給予青少年所需的勸告，幫助他們驅除在心理上對過去的任何疑慮和那些令他們不能

.....
18 Ibid., 25.

19 Ibid., 26.

客觀地認識自己的罪惡感，從而令他們回復所需的平靜心境來由衷地重建自己。「如果你得到了他們的信任，就要明智地去查察，看看他們過去的告解是否都辦得妥當完善。[...] 請你邀請青少年好好仔細省察自己的良心狀況，尤其要格外關心那些七歲至十一、二歲的孩童。」²⁰ 我們不可忘記在華道角的教育氛圍，對務求信任的懇切性遠超奉行聖事的目的；每個告解過程都是關乎青少年和教育者之間的整體體驗和不同的相遇。對鮑思高神父而言，告解神師和青少年的關係是不可從整體的教育過程分割出來的。廣義上，在這裏提到的所有細節均屬於培育同行程序的要素。

在道明沙維豪、彌格馬高聳和方濟貝素高的人生當中，我們找到更明確的啟示。在沙維豪那裏，我們看到他對信心和忠誠信任（*affidamento*）的堅持。打從他們第一次相遇，道明對鮑思高神父便懷有「完全的信任」（*piena confidenza*），並因很想聽取他的勸告而向他發問：「『神父對我可有甚麼觀感？我可有資格到你在都靈的學校讀書嗎？』我回答說：『我想你是一匹好的衣料。』他問：『這衣料可有甚麼用？』我見到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便對他說：『可用來製成一件美麗的衣服，獻給天主。』」²¹ 當他們第二次見面時，鮑思高神父更明確地就道明的性格給予意見，儼如這就是他實踐神修的秘密：「道明進入慶禮院的第一天，即來見我，許下要在師長的指導之下，努力修德求學。」²²

.....
20 *Ibid.*, 27-28.

21 G. BOSCO, *Vita del giovanetto Savio Domenico allievo dell' Oratorio di San Francesco di Sales*, Torino, Tip. G.B. Paravia e Comp., 1859, 35.

22 *Ibid.*

方濟貝素高的反應跟其他兩位年青人同出一轍，當他到達華道角時，便要求辦一個總告解：「我希望將我的心靈交付在你的手裏，我想向你表白我良心的一切，讓你可以更肯定地給我最適切的勸告，幫助我拯救我的靈魂。」²³ 這正正反映了他無私的奉獻。這位年青人對教育者滿懷信任，並視他為朋友和慈父一般，足令他革新性格和變得更平易近人。我們意識到在鮑思高神父的教育系統裏，學生能培養出那種滿懷信任地自我奉獻的精神，主要是教育者在學生面前表現到自己臨在的結果：他熱切的善心；待人接物的態度和樂善好施的德表；富同情心和寬大為懷；並且親切地跟青少年一起生活；處處為他們著想。教育者這些性格素質和實際行動，助他贏取了青少年對他的信任和信心。鮑思高神父認為這一切素質都有其關鍵的教育效果。故此，他經常透過不同的渠道，抱括他的自傳中的個人經歷，把那些素質推薦給慈幼會士。他為此憶述他年少時與賈勞束神父的交情，又用更肯定的口吻提及賈發束神父的神修指導：「六年以來，賈發束神父常在指導著我，他也是我的神師。如果我做了一些善事，我都應該歸功於這位有聖德的司鐸。我把自己的一切決定、一切學業、一切行動，都放在他的手中。」²⁴ 鮑思高神父在司鐸培養院臨近畢業時，他和導師的對話是一個無條件的順從和「神聖的放下」之有力見證。他以一個成熟基督徒的召叫來形容這些體驗，一種滿全天主聖意的基本條件：「我承認神父你所作的決定，就是天主的聖意；我不願意加入一些自己的意見。」²⁵

.....
23 G. BOSCO, *Il pastorello delle Alpi ovvero vita del giovane Besucco Francesco d'Argentera*, Torino, Tip. dell'Orat. di S. Franc. di Sales, 1864, 101.

24 BOSCO, *Memorie*, 126.

25 BOSCO, *Memorie*, 133.

重點總結：

- 一) 神修陪伴是慈幼式指導的一部份；身為陪伴者的慈幼會士的態度顯出預防教育法的特質。
- 二) 一種基本的特性是給每個學生個別的關注，而成熟的情感 (*intimita materna*) 會達至神修的默契。
- 三) 另一特質是教育者成為青少年學生的神修父親，與他們分享旅程和培養出教育上的友誼，從而引導他們進入自己內心和在主內的屬靈生命。
- 四)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讓青少年認識我們，讓我們之間培養出同理心和喜樂的關係，加上觸動個人內心感受的見證和願意表達箇中體驗的渴望。
- 五) 鮑思高神父是一個模範：兼任教育家、告解神師和神修導師的他堅持以友愛和寬宏的心、慈祥和真心誠意對待青少年，他對他們觀察入微，務求令他們信任他而甘願交心，好讓他們以警醒和喜樂的服從去融入這個培育過程。



印製

慈幼青年牧民辦事處

2018 年